

列鮑柯列奇著

豐收的故事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

時代出版社

820(2)
1224

豐收的故事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

列鮑柯列奇著

姚 良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豐收的故事

25開152千字

著者：	列	鮑	柯	列	奇
譯者：	姚				良
出版者：	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裝者：	外	文	印	刷	廠

1—40,060 冊
定價 7.600 元

1954年3月北京初版
1954年3月第一次印刷

И. Рябокляч

ЗОЛОТОТЫСЯЧНИК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9

內 容 提 要

在戰後復興時期頓巴斯附近有個落後的集體農莊「霞光」。那裏有個被炸彈震斃了的老集體莊員佐勞道特俠奇尼柯。他爲了使落後的「霞光」變成先進的農莊，爲了爭取豐收，跟空賊家農莊主席加爾古沙和自私自利的生產隊長薩朋進行了鬥爭。他所提出的革新耕作方法都受到阻難，生產隊長薩朋爲了進行報復甚至把最壞的土地、雜糧及不守紀律的人員撥給他，但佐勞道特俠奇尼柯終於在區黨委書記彼得洛夫的領導與支持下，率領全組人員戰勝了旱災，獲得了空前的豐收，並且帶動了全體莊員，使「霞光」成爲先進的農莊。

本書作者以幽默、深刻、生動的筆法描寫了蘇聯戰後復興期間集體農莊的實況和集體主義戰勝個人主義、先進戰勝落後、人力戰勝天災的鬥爭。這不僅是一部有價值的美學作品，而且是一部生動有趣的農業科學讀物。本書獲得了1948年斯大林獎金。

第一部

秋天又在天空中佈滿了灰色的、陰霾的雲層。整整一天，連太陽的朦朧的輪廓都沒有衝出無邊的密雲，往外望一望。刺骨的冷風在地面上掠過，把樹木都吹彎了。但是，它在灰色的龐大的雲層面前，如果要狠狠地撕掉一塊灰色的陰雲，把它往下面趕，却顯得軟弱無力了。

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佐勞道特俠奇尼柯坐在近窗子跟前。他的戴着眼鏡的眼睛，仍然是看不清字母。

「是——啊。」他沉思地向窗外望着拉長音調說。——就是說，沒有太陽，連白天都不像白天……好像吃晌飯沒有麵包一樣。」

小個子的、靈敏的、穿着長裙子和舊短衫的女主人，從爐台那裏應聲說道：

「我說你把那張報紙放下吧！真叫人上火！把它在鼻子跟前轉來轉去，就像太太們擺弄鏡子似的！」

其實，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並沒有把報紙在鼻子跟前轉來轉去，而是兩臂伸直拿着，頭向後仰

着，在努力辨識字母。

「太太？不對。像老爺。難道太太們看報嗎？」他和善地回答說。

被火耀得臉通紅的老太婆，把叉火棍插在爐台底下，把她那整個消瘦的身子轉向丈夫道：

「你這龔鬼！我說的是鏡子，不是報紙。看我不就把報紙奪過來，給你撕碎。」

於是，她帶着威脅的神氣一步走到桌子跟前。

「你慢着。」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防禦着說。「我也唸給你聽。這上邊寫着件重要的事情。豐

收！……」

老太婆把報紙搶到手，帶着一副勝利者的神氣，轉回爐台邊去。

「嗯！是的！」納扎洛維奇遺憾地拖長音調說。他除了不緊不忙地摘下眼鏡，再也沒有什麼可幹的了。「算你運氣，」老頭把眼鏡裏在一塊綠布裏唧唧着說。「坐在你面前的是我，而不是我們的主席加爾古沙。要是他，一定會給你點顏色瞧瞧。」

「當然囉，沒有比貓更可怕的野獸了！」●

「不管是不是野獸，可是，你跟他談談試試……和加爾古沙談話，不是頂愉快的事。」

「不願談，就甬談。誰也沒有强迫你。」

「米隆諾芙娜，我有件事情啊。」納扎雷奇●抬起頭來，用藍色的平靜的眼睛看着妻子。「你要曉得，這是一件多麼重大的事啊！有這麼一個想法老是使我不安……」

●這是老太婆讓老頭怕集體農莊主席，如同耗子怕貓一樣。——譯者註

●這是佐勞道特·俠奇尼柯的父名簡稱。在俄文裏用父名稱呼表示尊敬、親近。——譯者註

「喂，得了吧！我倒有個想法，想叫你去打掃下豬圈。你看，豬都要在糞尿裏淹死了。」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把家裏的事弄好以後，便準備到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去。

「馬克西木，別去吧。」老伴已經是溫存地嘮叨了。「不要向不請你去的地方鑽吧……所以人家跟你這驢子扭鼻子抗臉……誰喜歡對着你的耳朵叫喊呀！何況那個加爾古沙，只要你重問他一句，立刻就發火了。你去也是毫無用處的。」

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是在德寇逃出頓巴斯，轟炸城鄉和平居民的時候震聾的。

他對於自己的聾是痛苦地、默默無言地忍受着。這是一種比可以想像的更痛苦得多的病症。在腦袋裏總有聲音喧嚷着。已經是兩年了，老人還是不能習慣。這聲音令人疲憊，防礙思想和注意力的集中。

最痛苦的，還是那種他所期望的和生活不可缺少的談話者的圈子，顯然地縮小了。看來，只有一個高嗓音的米隆諾芙娜好似真正地理解到成天到晚在人們中間，但却聽不到那種美好的、可愛的，有時是快樂的，有時是悲傷的語言這件事，究竟是個什麼味兒。米隆諾芙娜體會到馬克西木的孤獨之後，立刻便開始竭力把全村的新聞都講給自己的老頭聽。

納扎雷奇現在特別貪心地讀各種報紙，對於這些報紙，他比農莊主席本人還要注意些。當每一份真理報或社會主義農業報落到他手裏的時候，他便從社論一直讀到最後一個通告。

他是那樣傾心地想知道人民和整個遼闊的國家怎樣生活着。他是那樣不願意落後於事業，落後於最快地消滅戰爭後果的全民運動。可是，也傾心於人們。傾心於事情本身。但他受自己痼疾的限制，便盡力來克服這一點，經常努力地接近人們，親近人們。

現在，又發生了一樁事情，一樁需要跟農莊主席商量的事情。但是，主席有他自己的腦袋，他是怎樣想法——是猜不透的。可能贊成，但也可能不贊成。可能理解，但也可能不理解……可是「不」的意義又是什麼呢？致活生生的事業於死地……

老人沉思地停在門口了。

「哎，要是加爾古沙能同意這樣做……拒絕了那些老習慣，該多麼好啊！因為，那些習慣陳腐了，就像枯朽的樹木一樣，已成為爭取豐收的障礙了。」

「馬克西木，不要去吧。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呢！反正他是不會聽的。」米隆諾芙娜勸他說。「難道你不知道加爾古沙的為人？他只聽比他高、在他上面的人的話。在他看來，你算個什麼？你去照照鏡子看看：鬚鬚像掛了一層霜，眼睛像沒有雲彩的天空。你既不會兇狠，又沒有威風，就像一個帶鬚子的小孩！你多管閒事吧，他會使你驚駭得像在彗星的尾巴上似的，從辦公室飛出來。」

「是——啊，」他同意說。「他就是那麼一種人，他媽的，我或者聽不見他說什麼，或者是聽見了，那時却已……是應該滾出來的時候了，而不是不聽。」

「已經跟生產隊長鬧了彆扭，」米隆諾芙娜緊接着說。「現在要是再跟主席鬧翻了，那就完了，只有從這個村子逃走！」

「而他突然要幫助呢，」佐勞道特俠奇尼柯猶豫着。「怎麼就不幫助呢……」

他拿起牆角邊的粗拐杖，在邁門坎時，說道：「嘿，生產隊長，說起來，雖然是乾親家，但總還是……那個……而這個是——隊長啊！——真叫人上火！總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有主席，有生產隊長，叫他們自己去好了！」

納扎雷奇走到妻子跟前，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輕輕地說：

「難道收成只是生產隊長和主席個人的事情嗎？不對……不對，不對！你怎麼能說出來這樣的話呢？奇怪，奇怪！收成……常言說得好：糧食是所有金錢中的金錢。這是什麼意思呢？只有一個意思：誰有糧食，誰就有力量。這是力量啊，米隆諾芙娜，你醒悟了嗎？我應該不應該關心國家的力量呢？應該！那末，現在怎能不去呢？你說吧？在遭受這樣的破壞以後？」

米隆諾芙娜沒有回答。並不是她不贊成老頭的意見，而是她清楚地知道加爾古沙和生產隊長對他如何，也想像得到，由於納扎雷奇打算實現自己的意圖，一定要引起他們的不滿。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走向門口，又慎重補充道：

「嗯！是的！倘若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也就不去了。够啦！但是，這是，這是我的事情啊！我的！既然是國家的事！那也就是我的事。米隆諾芙娜，我和你原來是與國家有關的……加爾古沙也是與國家有關的。這就是了！應該幫助的。」

老人停了一會兒，邁過門坎，拖着拐杖，不緊不慢地在窗前走過。

「哼！胡跑吧！真叫人上火！向刀尖上碰！沒有事幹啦。光是白勞碌。」米隆諾芙娜一邊由他的背後數說着，一邊像戰士刺槍似地，把叉火棍插進爐子裏去，用它掛起一個燭鍋。

● 俄國式的爐灶裏面容積很大。煮菜湯時用一種鐵燭鍋放進爐裏去。鐵燭鍋的肚大底小，往爐子裏放，或由爐子裏從外取，都用一種鑲着鐵叉子的叉火棍。——譯者註

霞光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主席瓦西里·奧西包維奇。加爾古沙沒有上過前綫，但卻努力裝成參戰人員的樣子。他總是穿着長長的軍用大衣，戴着步兵軍帽，穿着軍官的制服和褲子，腳下穿一雙擦得光亮的靴子。他在談話中總好顯示：他喜歡軍用語，嚴厲的聲調以及直截了當的叫喊。

加爾古沙直接坐在自己辦公室的桌子上，兩隻靴子尖踏在一張破爛了的、塗滿油污的沙發扶手上。

「真見鬼啦！——他嚴厲地、煩惱地說，重音落在「啦」上。「我是用人話向你們說：沒有小麥來支付勞動日的報酬！沒——有。還沒弄明白嗎？」

在他面前站着兩個由家畜場來的莊員——一個是作更夫的、醜陋的特隆尼柯老頭，另一個是像他同樣矮的、圓形的、蠢笨的看小牛的卡勒布茲。集體農莊主席的答覆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他們滿意。

「怎麼就說沒有呢？所有的集體農莊都有，我們的農莊却沒有？連小麥都沒有，這算個什麼集體農莊呢？」特隆尼柯用男高音憤慨地說。「我是這樣想，戰爭結束了，白麵包就應當擺在桌上！」

「瓦西里·奧西包維奇，你看得到，」看小牛的人說，「十月革命節快到了……沒有小麥怎麼能行呢！說吧？要做煎飽子和其他等等啊……」

農莊主席由桌子上跳下來，緊湊到更夫跟前，惱怒地說道：

「你們見鬼啦！真沒見過這種人！戰爭剛剛才結束。剛剛才結束啊！你們已經在要求天國了。別人爭這些還罷了，却是這樣的老廢物……什麼了不起的戰士！看你連吃白麵包的牙都沒有了……」

「怎麼能說沒有呢？看這不是牙！是什麼？」

特隆尼柯用被煙薰黑了的手指摸了下黃色的孤零零支出唇外的牙根。

「哼！我這個牙是長生不老的。我就是爲了吃白麵包才把它保留下來的……」

「算做什麼人呢！」農莊主席聳了聳肩膀。「田野耕作隊裏的人沒有誰來要求小麥，而你們，養牲口的人却來要求，簡直不懂人事。我告訴你們說：小麥沒有。大麥，黑麥——隨你們的便！」

「用大麥來支付勞動日的報酬？」特隆尼柯驚愕地問。

「怎麼的，刺鼻子嗎？」

特隆尼柯和卡勒布茲生氣得不做聲了。加爾古沙也感到自己行爲的粗野，坐在桌旁，苦惱地說道：

「你們算些什麼人呢？你們很好地知道：我們種小麥不走運。冬麥凍壞了，重新種了大麥，春麥不收成。代替春麥，也種了大麥。讓我到哪裏給你們弄小麥去呢？連繳給國家的也是大麥呀。」

「瓦西里·奧西包維奇，我們倒沒關係。」卡勒布茲擺開兩手。「只是因爲過節啊……是十月節啊！平時我們倒沒有什麼。」

「老規矩啊……」特隆尼柯挖苦地嘟囔說。

兩個人咳嗽着，歎息着，走了出去。

加爾古沙站立起來，在辦公室裏走了個來回，消了火，又重新坐在桌子上，把脚尖蹬在沙發上。

在那個破爛的沙發上，坐着田野耕作隊隊長卡甫里拉·佛米奇·薩朋。他是個健壯的、悶悶不樂的、有着大鬍子的人，穿着雙塗滿污泥的靴子。

「那就是說，今天進度表也完蛋了？」加爾古沙不安地問道。

「完蛋就完蛋吧……」薩朋不看着農莊主席，滿不在乎地回答道。「糧食徵收處自作聰明。昨天把大麥拉去了，他們不收。他們要小麥！」

他慢吞吞地說，嘴唇懶洋洋地動着，依舊沒有看加爾古沙。

農莊主席從桌上跳下來，打開了通向大辦公室的房門，向記賬員問道：

「米施卡，我們那裏共總有多少了？」

「二十七，」有一副蒼白的癆病臉的記賬員坐在自己辦公桌旁邊，不樂意地回答說。

加爾古沙帶上了門，不滿地坐在椅子上。生產隊長雖然很了解農莊主席的情緒，但仍沒有看他一眼，漫不經心地說道：

「是會收的……挑剔一下，隨後連大麥也會收的。叫我們到哪裏找小麥去呢？要不然——我們就拿玉蜀黍來頂……」

「見鬼！」加爾古沙激怒起來。「這到底有什麼差別呢！有的集體農莊用小麥代替了所有的糧食。就拿五一農莊說吧，連一公分的燕麥，大麥都沒繳。我不明白，對於區上來說，這有什麼差別呢？我們繳的是大麥，別的農莊繳的是小麥，正好兩項。」

加爾古沙用手掌使勁擦了下黑前額，啐了一口。

「若是把糧食徵收處那些人弄來蹲在我們的土地上……不定要怎麼叫喚呢？滿好，雖然是大麥，

我們總算繳了啊。不！我要請假……只要不在這裏，到哪兒都行。這算什么土地呢？各地都收成，人家不是煎飽子就是油炸餅，這裏呢，却是青一色的疙瘩頭。」

薩朋抽起煙來，平心靜氣地吐露說：

「雨水總搗亂。再這樣，連陰兩星期，連向日葵也完蛋了……要腐爛呢。」

農莊主席在椅子上忽然回轉過身來。

「哎，見鬼！除土地而外，更加上這樣一夥人……到冬天還遠着呢，却都蹲到家裏去了。生產隊長，你去吧！去組織一下！」

生產隊長默然地走出辦公室，想道：「還去組織個什麼勁呢，你沒看見又落起雨來了嗎……」

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不滿地看了好多天以來懸在大地上空的無邊雲幕。他繞過被狂風吹起波紋的水坑時，又想了想就要和農莊主席進行的談話。

可想的事多着哩。霞光是本區最落後的集體農莊。戰前它的地位就不高，戰後更低了。其原因是很明顯的：領導人不好。總是空談戰後的困難，但這是空洞的。各處都有困難，但不見得各處都這樣糟糕。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對於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漠不關心的；他也不曾不說實話和默不做聲。爲此，農莊主席不喜歡他，特別是經常聽到這位「自薦的監督」的批評的生產隊長薩朋更不喜歡他。

老人由於對米隆諾芙娜的勸說讓步，曾多少次答應再不做聲了，不參與「本份以外的事」，但當他一看見有什麼疏漏地方，他就要咳嗽着，說起這件事來。

不對！在集體農莊中絕找不到「本份以外的事」。無論你向哪裏看一眼，都是自己的事情，對什麼你也不能不管，甚至你打算這樣作。

現在他去談談關於收成問題。到什麼時候霞光才能不算是個歉收的集體農莊呢？

「說土地不好嗎？儀表堂堂的男子漢，這是不對的！不是土地生產，而是兩隻手。自以爲土地不

好，就連手都不伸到地裏去了。在種地上養成季節習慣，他媽的！」

這種季節的習慣是怎麼回事呢？簡直是收穫的災難！只有當積雪融化，土地乾鬆了的時候，霞光集體農莊的田野耕作隊才開始存在，和進行工作。從化雪到落雪的時候！是陽光美好的季節。至於冬季，生產隊簡直是解體了。仍舊工作的只有馬夫，再還有鐵匠偶爾在自己的鼓風箱跟前敲打幾錘。田野裏呢，就沒有誰把鼻子向那裏伸一伸，甚至主席和隊長也是這樣……

「這能有什麼用呢？」老人與假想的敵人爭執着，在潮濕的地上拖着拐杖。「難道種莊稼還能有季節習慣嗎？你們儀表堂堂的男子漢們，種莊稼並不是打野鴨子啊。季節過去了，就可以把獵槍掛起來：將來鴨子自己會飛來的。」

佐勞道特俠奇尼柯的企圖是今年秋天就在霞光集體農莊打破那老實說在戰前就有的季節習慣。他要進行的打聲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平凡的。他只打算要求一件事，就是從現在，即從秋天起，就組織高度豐收小組。正是現在就要着手，而不是按照令人氣憤的季節傳統在春天才着手。這樣的小組會證明：只要手勤，就是霞光集體農莊的土地，也是能够豐收的，是可以從霞光去掉無希望的落後的集體農莊的烙印的。

應當組成一個春麥小組，也就正是要種植那在霞光集體農莊被認為是不收成的、不合算的作物的

小組。
納扎雷奇走近辦公室時，遇見了更夫特隆尼柯和卡勒布茲。和加爾古沙的談話還使他們激動着，就在街上憤憤地把一切都告訴了佐勞道特俠奇尼柯。

「這就是說，他會贊成的！」馬克西木。納扎洛維奇想道。——既然陷入這種困境，他就不會不贊

成。」於是，他大胆地邁進了辦公室的門。

在公共的房子裏，換着記賬員坐着生產隊長薩朋，他在寫什麼。回答老人的問候的，只有記賬員一個人，他帶理不理地點了點頭。

加爾古沙背向着門站着，愁苦地看着窗戶，央求着天氣。佐勞道特俠奇尼柯站在桌前，敘述了自己的意見。

「那末，就請瓦西里·奧西包維奇分給我人員和地段吧。我想，應該說土地歉收，不是土地的錯，而是我們自己的錯。」

加爾古沙憤怒地看了看他。「不是土地的錯？那末是誰的錯？——也許是我的錯嗎？」

「你拋掉這樣的念頭吧！不是土地！……他對着老人的臉喊叫着。」「正是土地的錯，叫它見鬼去吧！在全區裏都找不到第二份！兩年來，我已經看透了。在你們這塊地上只好放羊，而不能種小麥。你想五一集體農莊的組織不是這樣嗎！都完全一樣。人們一樣，組織一樣，領導一樣。一切都在於土質。你想出來的一切，都是胡說八道。典型的胡說八道。只是添麻煩……」

加爾古沙的鼻孔張大了，眼睛放着光芒。

「他現在就要把我趕出去，」佐勞道特俠奇尼柯想道。但他不能放棄自己的意圖，他開始敘述關於季節習慣和它的害處，關於大麥：上等糧不是大麥，而是小麥啊！

「他是怎麼回事？想來教訓我嗎？」加爾古沙憤怒了，臉紅了。他用果斷的手勢把步兵的軍帽推到腦後，粗野地打斷了老人的話：

「甬說啦！不要徒勞無益啦！」

「爲什麼能說是徒勞無益呢？」

「就因爲……你多管閒事，也不是時候……」

「啊？您怎麼說的？怎麼能說……不是時候呢？……」納扎雷奇把耳朵移近一些重問道。

加爾古沙忽地站了起來，把椅子一脚踢到近牆跟前。

他在辦公室裏走了一圈，站在佐勞道特俠奇尼柯面前。

「在戰鬥以後，是用不着揮拳頭的。」

「瓦西里·奧西包維奇，恰恰相反，這是在戰鬥之前啊！這是說的明年啊！」

「甭說了！場還沒有打完。向日葵還沒有收割。還有玉蜀黍……不要來傷我的腦筋吧！現在還顧不到小組呢……」

他坐下了，忽地把身子轉向窗戶。用那長着黃毛的、粗粗的、笨拙的手指，不耐煩地彈着桌子。

老人彎下腰去了，垂眼注視着自己的枯柴般的、血管突起的、拿着拐杖的手……加爾古沙的領導就是這樣子的……人們已經那樣厭煩他的叫喊，都想要忘掉集體的事業了。真叫人傷心！爲什麼各地的主席都像個主席樣兒，而霞光呢，除了土地不好，又碰上這樣一個主席！

「您不用拿玉蜀黍和向日葵來頂我，」他小聲地說。「我也在想這些啊。我整整一星期都在淋着雨收割。要知道，不向前看，就不能生活……誰要僅僅看到今天的混亂現象，那在明天也會是這樣的……」

加爾古沙仍舊用手指頭彈着桌子。老人歎了口氣，朝門口轉過身去。接着又站住了，用拐杖撥動了地板上的紙煙頭，猛然向桌子跟前走了一步。